

這幾天大家發心在做《無量壽經》的科註易解，初次的著手往往不知道從哪裡下手。古德為佛經做註解好比是上山採藥，看到什麼樣的藥我們統統都要把它採回來，愈豐富愈好。可是講經是治病，治病不能說把所採的藥全部都拿來用，那要用的時候準把那個病人治死，所以採藥跟治病不一樣。上臺講經是面對這些大眾，是為他們治病的，所以跟做註不一樣。我們今天做科註易解是治病不是採藥，所以這是跟古德做註解的目的完全不相同。我們就認定像初中水平這樣的文化程度，讓他們能看得懂，讓他們對於經典、法門能夠生起信心。

實在講，我們講經也有目的的，我講這部經是讓大眾相信這個法門，這是一個講法；如果是令這些大眾肯發願求生西方，又是一個講法；能叫他認真念佛，死心塌地，決定往生，這又是一個講法。所以你這次講法是叫聽眾達到哪一個目標，信的目標，願的目標，行的目標，那你講法就不一樣。我們今天是叫文化水平很低的人能信，就這麼一個目標。我們做科註易解的目標是定在這裡，讓他能相信，讓他能夠明白這部經的大義，我們目標定在此地。依據這個目標，我們來寫這個註解，這個註解就是講經。我們的目標就是一定要很清楚。

黃念祖老居士的註解，那是註，那是採藥，你看看他從頭到尾，這一句經文，這一家怎麼說的，那一家怎麼說的，我看他總共蒐集有一百多種參考資料，他是採藥。所以講經的時候如果依照那個全部都講出來，那就變成大雜燴了，推推拉拉統統推出來了，那是很繁瑣的，所以他是採藥。提供給我們做參考，是一本很好的參考

書，是古註的集大成，等於是會集一樣。他的師父會集經，他老人家會集註，兩個人都做會集的工作。

我們講解一定要了解對象，所以要契機，要看看對象是什麼樣的根機，我們在所有註解裡面怎麼樣去取捨，取哪些，取出來之後，取它的意思，不取它的文字，這個你們在《內典》裡面都說過，這是這個重要的原則。取它的意思，不取它的言說，文字就是語言的符號，取它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它是從前的文字寫出來，我們要把它的意思用現代的言語、技巧表達出來，能把這個工作做好了就行，做久了、熟了，熟能生巧，你就有悟處。為什麼講經講久他會開悟？道理在此地。尤其是一部經，專精，他腦子裡頭不複雜，他就是這一部經，這一個小的範圍，這就叫三昧，就叫正受。他心心念念都是在這個地方，他不超越，所以容易得定。三昧得到之後就開智慧，開智慧之後，你看這個意思就能看得更深更廣，也許古大德所沒有看到的，你發現了。

所以凡是學習得很多很雜的人，對於開悟就非常困難。他的佛學常識再豐富，記憶力再強，他有所知障，障礙他的悟門。自古至今，善知識傳法，他要找一個傳人，他決定不能找那些看得很多，聽得很多、很複雜的人，他不找這個人，他要找一個真誠、誠懇的人，至誠感通。最好找的是從來沒有學習過的，有真誠心、肯聽話，怎麼說他就怎麼做，那個善知識看到是「寶」，這個人能傳法，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不打折扣，所以自古以來老師找傳人是找這樣的學生。這個裡面當然也有悟性很高的，很聰明的，那是一等的學生。還有很笨拙的，很笨拙是什麼？他沒有所知障，他有煩惱障。煩惱障沒有問題，容易斷，所知障難斷，所知障是成見，成見這個東西很麻煩，抗拒力量太大。所以這個二障，煩惱障容易破。你看阿羅漢、辟支佛破煩惱障，出六道輪迴，所知障沒破。所知障破

了才能出十法界，障十法界當然一定障六道輪迴，這是必然的道理。

佛為一切眾生說經，實在講佛說經是治病的，不是像祖師大德做註解，不是的，治病的。佛講哪一部經，在那一個法會上都有當機的，或者是一個人，或者是幾個人，為他們說的，與會那些大眾都是旁聽的，所以這個法會完了之後，這個當機的有開悟的，有證果的。你看在楞嚴會上，《楞嚴經》，楞嚴法會，你們大概都能夠了解一些，阿難尊者遭摩登伽女之難，佛以五會楞嚴神咒教給文殊菩薩把阿難救回來，摩登伽女也來了，法會因緣這麼來的。你看這兩個人當機，經還沒講完，《楞嚴》十卷，第三卷才講完，阿難開悟，經講到末後的時候，摩登伽女證三果，一個開悟，一個證果，當機，治病。

每一部經你仔細去看他都是對什麼人說的，所以多半是人啟請而講的。有一些當機者有煩惱，蓋覆自己的心性，雖有病說不出來，這些菩薩、阿羅漢們很慈悲，他們知道代他來啟請，這樣佛這麼一問一答，那些人一聽，明白了。問的正好問到他的問題，答的正好解除他的疑惑，為什麼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？道理就在此地。許多眾生的毛病，自己有病問不出來，遇到佛也是白遇。這些人憐憫這些眾生，裝著不知道，裝著也有這些病，慈悲到了極處。

我這個講記跟黃老居士的註解就不一樣，他的註解是採藥，我們的講記是治病，是在一個地方某一些大眾在聽講，我們是針對講堂這一些大眾的。講記出來之後能收到普遍大眾的歡迎，那沒有別的，大家都有這個病，好像這一服藥還都有效果，那就推行得這麼廣，如果大家不是這個病，覺得這個東西我不需要，他對這個就沒興趣了，可見得在座這些同修這些毛病在現在一般社會上很普遍，這是講記為什麼能夠流通的原因所在。我們看到這種情形就想到這

個易解的重要，你們現在做這個工作重要。如何糾正現在社會一般大眾，特別是年輕人、學生，年齡愈小愈單純，愈好教，所以把這部經用極淺顯的言語、文字介紹給他。

我在外國，外國所接觸的多半是華僑，他們的子弟都是接受當地外國的教育，小學、中學都在國外念，可是做父母的對於祖國總是念念不忘，總希望自己的兒女能夠不忘本，對於祖國的文字、言語能夠有一些修養，這是他們很關心的。所以在外國有華文學校，華文學校多半都是義務教育，也沒有固定的場所，有一些熱心的家長抽出時間來教小朋友。場所去借，多半借學校的教室。我參觀好幾個，規模最大的也有五、六百個學生，上課的時間是星期六跟星期天，因為在美國他們辦公是一個星期五天，星期六放假，星期天放假，學校也是如此，學校星期六、星期天也放假，所以這些華人就利用假期辦中文的學校。借學校，他們放假，我們利用他的教室，這樣子租金很少，不要自己去搞這些設備。

因此我在那邊講經就常常勸勉他們大家教小孩念《無量壽經》，他意思當然不懂，教他念。所以我們將來這個簡單註解做出來，可以給全世界華語學校裡面作課本，這好事情。我說你念《無量壽經》，教小朋友念，天天念，念這個一舉四得，有四樁好處。第一樁好處，他不會把中國話忘掉，《無量壽經》是淺顯的白話文。他能認識中國字，這是第二樁好處。第三樁好處，這部經是淺顯的文言文，文言文也學到了。第四個好處是佛法。所以中國話不會忘記，中國字能認得，學了中國淺顯的文言文，又學了佛法，你念這部經一舉四得。我這個提倡產生了效果，所以許多的家庭都把《無量壽經》教小朋友當國文來念，他就有興趣了。

過去李炳南老居士教導學生學文言文，文言文是漢學，現在稱漢學，就是中國古典的學術，在外國也稱漢學，是佛學的一把鑰匙

。中國古典的學術跟佛經都是用文言文寫的，你不懂文言文，你就沒有能力閱讀，所以文言文是一把鑰匙。這把鑰匙怎麼樣才能拿得到？李老師過去教學跟大家講，你能夠熟讀五十篇古文，念得很熟，最好能夠背誦，你能背誦五十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讀文言文，這鑰匙你就拿到了。你能夠背過一百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寫文言文。所以中國古時候的小學重視背書，天天要背書。私塾，老師教學生就是督促學生背書，天分高的，記憶力強的，每一天多背一些，那個時候算行數的。差不多是中等人的天賦，每天背十行，十行多少個字？兩百個字。所以中國人實在講並不簡單，外國人實在看扁了，門縫裡看人。

中國的古書，你看看那個木刻的刻板書，它每一面十行，每一行二十個字，當中沒有標點符號，也沒有空格，在中國無論是哪個地方刻書都是這個刻法。所以一跟你說，比如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告訴你第幾頁、第幾行、第幾個字，所有版本統統一樣，全國統一，高明，所以問你第幾頁、第幾行，大家都念背了，都知道。哪裡像現在這個版，每一個出版，排得都不一樣，說哪一頁、哪一行都不知道，一定還要說哪個書局出的，哪一年出的第幾版，你說囉不囉嗦？現在人這一點比不上古人。

所以私塾的教學就是背行數，中等天分的一天背十行，天分高的可以多背幾行，天分差一點的少背幾行。那個背的也有講求，就是這一段課文你念十遍就能夠背下來，以這個為標準，十遍不能背下來的就減少，如果念個兩、三遍就背下來了，老師就給你增加，所以是以十遍為標準，你念十遍就能夠背下來，以這個為標準。中國人也懂得科學，方法非常精巧。古文最好在《古文觀止》裡面學，《古文觀止》可以說是大家公認的歷代的好文章，文章裡面的精華，選在裡面的一共有三百多篇，你能夠選五十篇去背誦，這是我

們把鑰匙拿到了。

在國外要找中國書很困難，現在《無量壽經》我們印得很多，到處贈送。《無量壽經》，我們現在的本子四十八品，等於四十八篇，距離李老師講的五十篇的標準差不多，背這個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而且這個本子在文言文裡面來講是最淺顯的文言文，幾乎可以說是古代的白話文。所以在國外我是極力推薦這個經本，讓一般華人當作中國古文來念，可以收到這四個效果。如果再有簡單的註解，使他們讀了之後，對於這些意思大概能夠明瞭一些，更好。所以諸位做這個工作，這個下手之處，我的講記有好幾種，都可以合起來做參考。黃念祖老居士有兩種，一個是他的註解，一個是白話解，白話解雖然只有一半，他沒有做完，他老人家就走了，這都是緣分。

老年人沒有人照顧，如果黃老居士要有人照顧，他就不會走。我聽說的時候，他自己是跌跤，跌倒之後，骨盤跌碎了，這麼走的。非常可惜，他這個白話解沒能完成。我們見他還精神飽滿，身體很好，音聲洪亮，不像是走得這麼快的樣子。過去在台灣有一位道安老法師，七十歲走了，也是個意外。他也是自己一個人住，沒有人照顧。住在一個四層樓上，雖然是寺院，那一棟樓四層樓，他的宿舍在第四層，下面都是佛堂、道場。一棟樓就他一個人住，其他的人距離都很遠，叫也沒人答應。他是晚上起來上洗手間跌倒，洗手間地上鋪的是瓷磚，冬天。跌倒之後，他告訴我，他慢慢的爬起來，爬起來走了幾步之後又跌倒，就爬不起來了，就在瓷磚上凍了一夜。到第二天，八、九點鐘，人家有事情去找他才發現，發現之後送到醫院。

南方人，醫學常識不夠，如果是在北方的時候，沒事情，這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！凍傷的，給他按摩揉一揉，裡面的寒氣逼出來

就沒問題了，南方人沒有這個。聽說凍傷了，趕緊送他到暖房裡頭，蓋上多少被，裡頭還放暖爐，這完了，寒氣逼在裡頭出不來，這要了他的命。到以後的時候，燙傷了，燙傷就變成破傷風，這樣走了，你說冤不冤枉？但是這照顧的人都是好心，沒有常識。所以凍傷的人要用涼水、冷水給他按摩，把寒氣逼出來，你再開上暖氣，那不就送了他的命，這就沒有常識。他身體很好，不該死，是被徒弟害死了，所以在佛法裡，沒有法子，冤冤相報，無意的，但是把老師父送走了。這些都是一些普通的常識，照顧不周到，沒有經驗。我們學佛知道這一些善知識的悲心，他們雖然走了，我們踏著他的腳步繼續努力把佛法發揚光大，他們走得也安心，後繼有人。

夏蓮居老居士在往生之前，這是北京一些同修告訴我的，黃念老也告訴過我，他說夏老曾經講過，他的會集本將來是從海外傳到中國，而且傳遍全世界。當時他們聽了這個話都覺得莫名其妙，這個本子在中國，怎麼會從海外傳到中國？而且那個時候印的本子很少，大概初版到最後的定本，數量沒有超過三千冊，這麼少的數量怎麼可能從外國傳到中國？

以後我跟黃念祖見了面，他在國內弘揚這部經，我在海外搞，我們做得非常辛苦，很不容易叫人接受。我們會面的時候，做得就有一點成績了。他的這個註解做出來了，但是沒印出來。最初是油印的，蠟紙寫的，油印的，他送給我的一部是油印的本子。油印我們曉得，那個蠟紙頂多只能印一百多張，一百五十張以後就不能看了。所以我拿到這個本子就去問他，「你有沒有版權？你有版權就算了，就不必談了。沒有版權，我拿到台灣去翻印」。他告訴我「沒有版權」。我說「沒有版權就很簡單」，所以我到台灣就印了一萬冊精裝本，他看到歡喜得不得了，以後國內也翻印了。所以現在他這個本子數量也相當可觀，我們印了十幾版，每一版大概都是一

萬冊，估計他這個本子應該有二、三十萬冊，確實傳遍全世界了。而這個會集本的數量就非常可觀，至少有幾百萬冊在流通。

夏老的話兌現了，夏老不是普通人，這也是佛菩薩再來的。如果不是佛菩薩再來的，這個工作做不出來。你看看王龍舒，國學進士，要是用現代的名詞來說，文學博士，不是簡單的人，也是大佛學家，都會集不好。往後這幾個，彭際清、魏默深，漢學、佛學的造詣都很深，都是了不起的人，會集出來的時候都不能叫人滿意，這才感動佛菩薩來做這個工作，使這個法門能夠傳之永久。佛在經上講的，將來佛法法運完了的時候，佛的法運是一萬兩千年，佛法運完了，滅法了，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還在這個世間延續一百年，那我們想想什麼本子？決定是這個會集本。希望你們的《易解》將來也能夠延續到末法最後的一百年，這很可能，你就知道這個功德多大，這個工作做得多有意義。

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是取古今人的講解，最簡單的，不要用自己的意思，我們句句話都有根據，我們自己沒有開悟，沒有明心見性，我們都取古人的註解，把他這個意思用現代話說出來，這就成功了。我們做的是「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」，我們做註是依古大德，方法是依義不依語。這是我們這一屆做的一個重點工作。平常沒有事情，去看，看的時候用筆把它畫出來，畫出來之後再篩選，慎重取捨，取出來之後，然後再用白話，讓一般程度很低的人都能夠聽得懂，這樣的言語、文字寫出來，這就成功了。希望我們大家認真努力把這個工作做好，利益無邊，功德無量。